

## 第二回 松小姐欽點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尋香客

話說李、許二位，來約會試，寶珠不便推辭，只得收什，同他們進場。三場完畢，彼此看了文章，果然是篇篇錦繡，字字珠肌，互相贊歎。

到了放榜的日期，李文翰中了會元，許翰章、松俊皆五十名之內，兩人又是同門。三家新貴，喜不可言。轉瞬殿試，一個個筆花墨彩，鐵畫銀鉤，金門萬言，許翰章竟大魁天下，榜眼是個姓桂的，鑲黃旗人，寶珠探花及第，墨卿二甲第一，是個傳臚。瓊林赴宴，雁培題名，好不有興！

松府夫人見兒子、女婿，皆點鼎甲，歡喜非常，究竟有些美中不足，卻把個假兒子，當為珍寶看待。大凡仕途，最是勢利，人見松家中了探花，又是十五歲的小孩子，將來未可限量。那個不來恭維？與松公在日，仍然一樣熱鬧，更覺新鮮些。寶珠授了職，就在翰林院供職走動。

日復一日，到了冬末春初，忽然星變異常，皇上下詔：文武百官，皆許進言。松俊呈言二十餘條，縷晰詳明，有關政治。聖心大悅，召寶珠便殿見駕。寶珠乃是個柔弱的女子，來至殿前跪下，不覺羞羞澀澀，滿面的飛紅。

皇上見他年紀太小，面目嬌羞，又憐又愛，只道他害怕，和著顏色安慰他道：「孩子，你不須懼怕。好好兒奏答，自有恩典到你。」寶珠一條條奏明，果然才識兼優，機宜悉中。奉旨：

松俊年紀雖輕，經術甚足，且家學淵源，可勝封憲之任。其父原任內閣學士松晉，亦當簡賞，以示朕慎重人材之至意。外翰林院修撰許翰章、庶吉士李文翰，言多可採，著一體加恩。欽此。

發下內閣來，松俊掌河南道監察御史，賞加三品卿銜，巡視南城，其父松晉，追贈尚書。許翰章授侍讀學士，李文翰升右庶子。寶珠心中也覺得得意，夫人道：「人家兒子，替祖增光，你這個女兒，勝過兒子十倍了。你父親有知，亦當欣慰，真不枉他這番做作，倒合著一句《長恨歌》：『不重生男重生女了！』」

寶珠本來溫和得體，喜怒不形，朝中大臣，皆愛其聰明美麗，個個與他往來，每以一親香澤為榮，一見顏色為幸。一日，春風和暖，李榮書來看姐姐，寶珠陪他閒談，見僕婦手裡取了一封全帖進來，說：「門上來回，家鄉有人來，是本案少爺。」寶珠接來一看，叫做依仁，送與母親。夫人道：「遠房本家，是個當刑名的，你父親在日，還代他薦過事的，你就出去見見。」寶珠吩咐僕婦：「你去叫門上引他東邊二廳上見罷！」僕婦答應去了。

李公見有人來，也就起身。寶珠送過舅舅，就到二廳上來，一眼瞧見依仁，面目頗為奸滑，衣服不甚時新，約有三十歲年紀，只得上前相見。依仁見寶珠出來，細細一看，見他還是個小孩子妝束，華美異常，耳朵上穿了四個環眼，帶了一對金秋葉，一對小金圈，珠神玉貌，比美人還標緻幾分，遂滿臉推下笑來，搶步上前，半揖半叩的跪將下去，寶珠還禮不迭。二人見過禮，依仁要進去見嫡母，寶珠引他由明巷入內。

依仁一路走著，暗暗羨慕：好一處房子！我浙江撫院衙門，總不及這樣宏壯富麗。到裡邊，寶珠請夫人出堂，依仁恭恭敬敬拜了幾拜，說：「家母甚為掛念，命小姪特來請安。」夫人也問了他母親好，就對寶珠道：「請大哥外邊坐罷，就在東廳耳房裡住下。」寶珠答應，依仁謝了，隨寶珠到東廳坐下，家人送茶，二人寒暄幾句，依仁道：「叩日期，年底就該到了，因路上雨雪阻住，所以遲了一個多月。」寶珠道：「去年雨雪，本來太多。」

依仁道：「在家聞得叔父天去，甚是傷感。後來又看題名錄，知吾弟高發，不勝欣喜，真是家門有幸！我們族下誰不沾光？愚兄連年失館，就是謀事，也容易些，此番來京，全仗賢弟栽培！」寶珠謙了幾句。到有一桌洗塵的酒席，寶珠叫出兩個兄弟來一同陪著。依仁總是一團的恭維，哄得兩個小公子頗為歡喜他。席散，寶珠吩咐家人幾句話，辭了依仁，領著兄弟入內。依仁叫小使在房鋪設牀帳，從此就在府中安息住下了。

再說李、許二公子，與寶珠原是至交友好，還有二、三個同年，時常來往，依仁都見過了。他見兩個公子風流富貴，刻刻巴結。兩個公子，與他雖非同調，覺得此人無甚可厭，不過一時拿他取取笑。他也有時也將些風月之事，引誘他們。寶珠是個女子，本不動心，李、許二位，說得甚為投機，津津有味。

那天飯後，李、許到來，他兩個是來慣的，不消門上傳報，直走進花廳坐下，適值寶珠在內濯足，才紮縛停當，愁眉淚眼的，用手握住金蓮，坐在炕上下肯出去。依仁趕忙來陪，說道：「南小街新來一家，有三個姑娘，我昨日同人去過一次，排場甚大，是揚州來的，有個月卿最小，更比兩個姐姐美貌。諸君有興，何不同去走走？」

文卿被他說動了火，即刻要走，墨卿道：「且等秀卿出來，再為商酌。大約這位道學先生，還未必從權。」文卿道：「此事在我，不怕不去！」依仁道：「舍弟前千萬別說我的意思！」正說著，寶珠慢慢踱進廳來。各人笑面相迎，起身讓坐。墨卿道：「秀卿如此游移，在房中梳頭還是裹腳，累我們久候，是要罰你的。」文卿笑道：「罰你一台花酒！」寶珠道：「弟從來不慣風月，諸兄莫作此想。在我家小酌，倒可奉陪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就算個姑娘，陪陪我們，比那殘花敗柳好多著呢！」

寶珠見他兩個說話，不象意思，忙用話支吾開了。文卿道：「前天南邊來了一位畫士，住在南小街，本領筆法頗佳，舍親薦在我處，今日正要去會他。秀卿專愛此道，何不同去一遊？」大家道：「好！一同去無疑。」就要起身。寶珠道：「車還沒有伺候，倒走了麼？」墨卿道：「我們來未坐車，是走來的，你到底還是姑娘家怕見人？還是腳疼不好走？我看你明日，放外任，作封疆，怎麼好？」

寶珠笑道：「奇談！做封疆不是當塘汛，你瞧見那個做封疆要跑路的？」依仁道：「舍弟並無他意，恐怕失了官體，所以孔聖人當日說：『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』」眾人大笑。寶珠道：「我真不能走，我腿腳上常患濕氣。」文卿笑道：「裹緊了，放鬆些就好的。」墨卿道：「你看春光明媚，大地皆成文章，只當踏青的，我們扶著你走，好在沒有多路。」

寶珠尚在遲移，文卿焦燥道：「秀卿好象深閨處女，真有屏角窺人之態。」扯住寶珠就走，寶珠無奈，只得也帶了兩名小書童出門，緩步而行。不多一刻，已到南小街，依仁指了指門，書童去敲了幾下，裡面答應，出來一個小女使，認得依仁，忙出來迎。

道：「松老爺來了。」寶珠問：「他如何認識你？」問了兩遍，依仁笑而不言。

寶珠心知奇異，也就不問了。小把眾人打量一番，就滿面添花，讓眾人進去，請房裡坐下。房中潔淨清雅，壁上貼多少斗方詩句，有副對子：

翠樓妝罷春停繡，紅袖添香夜校書。

寶珠明白是個妓家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是知道依仁引誘。有人將門簾放下，送進茶來，忽聞一陣笑聲，進來三個美人，時新妝束，也還覺得可人。見過眾人，道：「還沒問少爺們貴姓？」

眾人還未開言，依仁忙答道：「此位許少爺，是尚書的公子；這位李少爺，是侍郎的公子，就是我妹丈；那邊坐的是我舍弟，新升的都老爺，皆是同科鼎甲。」三人也問了三個的芳名，亦是依仁代答，長翠紅，次玉柳，三月卿。三人見三個闊少爺，格外巴結，待依仁也就好多了許多，很為親熱。寶珠笑道：「文卿如今真會撒謊，不是令親做畫工，倒是家兄做牽頭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

文卿笑道：「誰叫你出來遲了？原說罰你一台花酒，令兄怕人把你作姑娘，故牽你到此。若說明白了，你肯來嗎？」依仁道：「我替舍弟作東，奉陪諸位。」墨卿道：「何能擾你？我比他兩人僭長一二年，從我吃起，明日是他，後日是他，可好麼？」依仁大樂道：「老妹丈調處得極妙。他們姊妹三個，配你三位少爺，剛剛卻好。」墨卿道：「叫你一人坐隅，如何是好？」寶珠道：「派我一個讓與家兄罷。」依仁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他見你們少年富貴，怎肯有心於我？況你們是新貴闊少，我是個區區幕賓，自然要吃些虧。」

說著，自己先笑，於是拉過翠紅來，送到墨卿懷裡，又將玉柳，送與文卿，月卿送與寶珠。少刻，炕上開了煙燈，輪流吸了幾口。月卿就去上了一口煙，笑向寶珠道：「都老爺吸煙。」寶珠道：「欠學。」墨卿道：「你太欠學了，難道一口吸不得？連當日聖人也吸煙，不過不上癮罷了。」寶珠道：「笑話！」墨卿道：「你沒有念過書嗎？可記得『二三子以為我為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』不吸煙，這些門人就疑他有癮麼？」眾人大笑。

寶珠吸了兩口，文卿笑道：「墨卿講解，也同松老大不可徒行差不多，你們兩位都用古人化。」墨卿道：「擱起你那貧嘴！」大家又笑說一會。依仁道：「我們要吃酒，就早些罷，舍弟還要回去巡夜呢。」

於是排開桌子，大家讓依仁坐了首席，對面李、許二位，上首寶珠、月卿，下首翠紅、玉柳，三姊妹送酒。飲了一會，又來了一回拳，唱了幾支曲子。玉柳道：「我出個令罷。今年二月十五，是個望日，月色團圓，月卿妹子又與都老爺團圓，就用月字飛觴吃杯酒，好不好？」墨卿道：「難道我們不是團圓麼？」依仁道：「妹丈同他團圓，文卿先生要惱呢？」文卿道：「我倒不惱，你們弟兄只怕要告他停妻娶妾呢！」

玉柳道：「我先起句：二十四橋明月夜。松大老爺吃酒。」送上一杯。文卿道：「你一總吃罷！梵王殿前月輪高。」墨卿道：「這些句子，是你最愛的。」文卿笑了一笑。依仁道：「好！我吃酒，不怕你們捉弄！」墨卿道：「吾兄既愛吃酒，一發借重了，」說道：「一簾涼月夜橫琴。」依仁道：「很好！愈多愈妙！」

三杯吃下，笑向月卿道：「賢弟婦，怎麼樣！」倒把寶珠臉羞紅了，月卿怡然自若，笑道：「我也得罪大老爺罷，我是：風清月朗夜深時。」依仁對寶珠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外人尚且如此，一家人敢不效勞？快說，我並起來喝，才爽快呢！」寶珠笑而不言。文卿道：「難得他的好意，你就說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大哥既勉諭諄諄，兄弟遵命，我叫人陪你一杯：二月杏花八月桂。」大家好笑，依仁依次都飲了酒。

墨卿道：「輪到我了。我說句出色的，席生風，你們三個是美人，我說個月明林下美人來，豈不大妙！」眾人大笑，玉柳道：「又是一杯送上。」依仁道：「怎麼又是我吃？我來數數看。」把指頭才點了一點，一句也不開言，把酒乾了，又搖搖頭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我竟被你們弄昏了！」

眾人見他光景，又笑起來。翠紅道：「我來陪松大老爺一杯，收令是唐伯虎的《花月吟》：月自戀花花戀月。」依仁忙斟了一杯，送與翠紅道：「我也瞧人吃酒！」翠紅飲乾，也回敬一杯道：「松大老爺，陪陪我！」依仁推住酒，起身大嚷。不知吃是不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